

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书系

QINGJIE ZHIQI LUN ZHANGCHENGZHI DE JINGSHEN ZHILÜ

清洁之旗

论张承志的精神之旅

李秀萍◎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书系

本书获得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清洁之旗。

论张承志的精神之旅



李秀萍◎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作为中国当代最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张承志是一位以心血书写文字的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深远的启迪意义。本书首先从创作历程、文化根基等方面出发，围绕神圣价值观的抒写、清洁精神的追寻、色彩世界的建构、男性神话的关照、后殖民主义的视阈与深度文化心理剖析等层面，对张承志创作中的多重文化内涵进行深入剖析，力求在较为开阔的多元文化参照中，对作家及其文学创作、社会影响进行新的探讨与评析。

责任编辑:蔡 虹

责任出版:刘译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洁之旗:论张承志的精神之旅/李秀萍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130-2231-6

I. ①清… II. ①李… III. ①张承志—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2124号

清洁之旗

论张承志的精神之旅

QINGJIE ZHIQI

LUN ZHANGCHENGZHI DE JINGSHEN ZHILÜ

李秀萍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箱:b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93

传 真:010-82000860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324

责编邮箱:caihong@cnipr.com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1

版 次: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字 数:150千字

定 价:36.00元

ISBN 978-7-5130-2231-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去年夏天，我来到了新疆昭苏。几乎是毫无征兆的，山路回转，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扑面而来。天空淡然高远，天际线退到最远，白云轻逸飞扬，北疆特有的夏日阳光，温暖遍洒。那样的天气令人只想在阳光下摊开四肢在田野上晒成一个大字。在一条蜿蜒于油菜花田间的小路上，我们走了很远，内心宁静幸福。这样的感觉持续了很久很久，尤其在拥堵的城市空间，它们成为应对困顿疲惫最有力的心灵给养。其实，早就读过张承志的《夏台之恋》，只是从未想过自己会真的来到他笔下抒写的地方，那个让他赞叹流连不已，想盖两间房子，度过余生的地方。走在那样的天光之下，我也萌生了同样的想法。而那梦一样的地方，就在夏台附近。

冥冥中，一直在追寻着作家的脚步，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可贵的是，这些足迹虽然紧紧相随，在当时却又完全出于无心，也许，真的应验了一句话：

有些人，如同有些地方，是有缘分的。

初踏研究之域，导师曾告诫我要剔除文字中的感性，学术研究需要理性冷静，但当我面对他的文字，始终无法将情感冷却。在当代文坛，他的文字不能算是最优秀，也

依然存在不同见解，但他始终是那个让我的情感无法不掀起波澜的人，他的文字，让盘亘尘世的我可以忘却世事的琐屑，重新感受生命的燃烧和沸腾，感觉自己依然活着。精致圆熟的文字，在今天并不罕见，但这份心灵的炙热涤荡，却是那么稀有而珍贵。

在我心中，他是一位真正的行吟诗人，他的全部创作，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到《金牧场》、《心灵史》，从《绿风土》、《大地散步》到《清洁的精神》、《神示的诗篇》、《鲜花的废墟》等，都在铺展着一条“荒芜英雄路”，都在预设着人类通向自由神圣的长旅。上世纪末，他成为我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到今天，年届不惑的我，依然追随着他的足迹，十余年的累积，遂成就了这部书稿。与其说这是一部研究专著，毋宁说，这是一个追随者多年来心路历程的记述。

然而，诚如老师所告诫的：研究一位作家，单有感情的介入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以学理为依托的理性的楔入和穿透。理性思维与审美情感活动的有机统一，是从事文学评论的基础性条件。如果说感性是研究的生命，那么理性则是研究的魂魄。因此，在对作家创作的学术梳理中，不仅需要细腻、精准的学术感觉，还需要运用系统的文学观念，进行全景式观照，将审美感悟与理性思辨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全方位的学理剖析。令人惶然的是，虽然已对学术研究的要义有所领悟，但囿于个人能力与水准所限，这部书稿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与缺憾。

有关当今时代文化风习的批判已经随处可见，文化媚

俗、金钱至上、娱乐至死……毋庸讳言，原有的精神价值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学术界也无法幸免。但是，诚如历史上所有重大文化震荡时期所昭示的：人类精神生活的神圣性是永恒存在的。人，一直在守护着自己最后的尊严。

总有一种存在，是顽韧、悲慨而又壮美的。总有一种灵魂的付出和奉献，不啻于暗夜中擎一盏灯火，映现世界，照亮前路，引领人们道德选择的清洁和精神向度的开阔。勿宁说这就是张承志全部创作的意义所在，也是这部书稿得以出版的唯一理由，更是我们每一个内心依然怀有梦想的人的精神指归。

是为序。

2013年7月于新疆焉耆

目 录



第一章	在路上：理想主义者的长旅	1
第二章	永恒的精神家园：内蒙古、新疆、黄土荒原 ...	30
第三章	神圣价值观的抒写 ——凝重而不羁的散文世界	48
第四章	信仰之旗 ——兼论《心灵史》	64
第五章	男性神话的建构与消解 ——张承志笔下的性别意识	76
第六章	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文学创作	97
第七章	困惑的自我与寂寞的旅者 ——深层文化心理试析	111
附 录		129
	附录一：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探索 ——研究视野中的张承志	129
	附录二：燃烧的色彩 澎湃的激情 ——张承志创作中的色彩美学	145

第一章 在路上：理想主义者的长旅

“出发在雨打的泥泞
迷失在夜里的黑暗
但是那遥远的深深的光
系着这颗心引我上路。”

时间的长河悄然流逝，许多曾经辉煌的人和事都慢慢被时光湮灭，文化如此，文学亦如是。曾经人手一册的作品会被抛进故纸堆，曾经耳熟能详的名字变得陌生甚至被遗忘。但是，总有一些名字会在岁月的烟波中镌刻出自己的印迹，供人们在漫漫长河中反复回味。张承志，就是这样一个名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他是那么独特而真实的存在。

当“企鹅式的诗人在世外桃源里玩味变态的个人痛苦，体制外的中国文人啃着人血馒头向更庞大、死硬的体制献媚，深谙中庸奥妙的大作家们审时度势、明哲保身。”⁽¹⁾虽然上述描写不无夸张，但毋庸置疑，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确实存在这样的变化：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创作上都逐渐退回到一些细小的命题中，或玩味个体精神失落（现代派小



说)、或设计语言和形式圈套(先锋文学)、或雕琢生活表象(新写实小说)、或以文易金(市场化的畅销书写作)。民族、国家、历史、文化、意义……这些宏大命题无论在知识界还是在现实生产生活中均越来越受冷落,逐渐成为昔日书架上的光辉。不同于众多同代人从文化前沿退居到生活层面,甚至站在正义反面的选择,张承志始终坚持理想主义的精神追求,用激情洋溢的文章和汪洋恣肆的文字行走当代文坛,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引发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张承志的创作已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写作,而是延伸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今天,当我们越过十几年的历史距离,重新审视张承志创作的内涵意义,再度回望张承志所走过的文学创作道路,对于日趋衰落的文学创作环境来说,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童 年

张承志曾经写过这样一份简历:张承志,原籍山东济南,回族,1948年秋生于北京,曾在内蒙古牧区插队,放牧四年,后来长期从事中亚、新疆、甘宁青回族区的历史宗教考古调查。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多以上述三块大陆为依托。

喜爱骑马、孤身长旅、学习民族语言和民谣。迷醉于北方诸族底层大众的坚忍不屈。信仰伊斯兰教。崇拜为保卫内心世界而不惜殒命的回族气质。



张承志在文章中很少涉及他的童年，在星星点点的文字中，我们还是可以对他的童年有一个大致脉络的梳理。并非是追逐时下盛行的窥视隐私的风气，而是，一个人的成长阅历，对于他个性气质甚至人生观的形成都有着至为重要的作用。

张承志出生于北京，很小就失去了父亲，是母亲含辛茹苦将他们姐弟抚养成人。一个瘦弱的女人，独自支撑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张承志的童年记忆中，最挥之难去的就是母亲的背影——人群之中，他看到了母亲，她正背朝着他，大步笔直地赶路。她的腰挺得又直又硬，步子又急又重，但在汹涌的人潮中，她是那么的单薄而瘦小。

单亲家庭的尴尬与贫困给他的童年带来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沉重，而家庭中对宗教的信仰，显然使他的成长经历着与常人不同的氛围。

中国的穆斯林是12世纪成吉思汗西征时迁徙而来的，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中，他们在汉文明的海洋中默默地离聚浮沉，在封闭的状态下坚持着自己的信仰。他们对于信仰的那份执著与坚忍，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很难理解。

在童年所留不多的记忆中，他始终难忘的是外祖母烙饼时的锯末火。

“那是昏黑的胡同巷子深处，白发苍苍的外祖母用一柄令箭样的条铲，拨着平时向木匠讨来的锯末。面饼的香味儿扑满了小院……那火微微的，火苗又小又柔，锯末漫上后，甚至熄了似地烟也不冒；但不久，那柔柔的火苗又悄



然爬了出来。”⁽²⁾

外祖母翻饼时总是那么专注，雨在屋檐下细细密密地飘着，小院里有了处处的水洼，冒着一串又一串的水泡。锯末火烙出的饼没有一丁点的油，但外祖母说，孩子这么撕着嚼着我烙的饼，牙齿就会变得雪白漂亮……

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有外祖母长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独自默诵的情景。

“她的这种举动给我留下了烙刻般的印象。或者说，她传达给我了一种痛苦的刺激。水泥地上，我想，她的膝盖多疼呐……像我家那顽强地舔着熏得黑黑的锅底的锯末火一样，这一苗微火也不熄地在我心里留存下来了。我长久地不能理解它和记住它，但我已经意识到了。

我想，这种心火并非专属于回族儿童。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借以相互区别的心理基础。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儿童来说，他们原先并不懂得什么民族的情感，他们不过是从这小小火苗里意识到：这里有自己。”⁽³⁾

但是，使人们尊重这种“自己”是艰难的。

在胡同深处、学校操场，因为蜻蜓、弹弓，或者一张香烟盒折成的三角发生的争斗而带来的那种“小回回，奸又奸，拿根猪尾巴往家颠”的恶毒歌谣，时时伤害着一颗颗原本可以更开朗、更光明的童心。在他的记忆中，儿时居住的胡同，总是那么潮湿泥泞，昏黄的路灯，凛冽的寒风……在这样的胡同生活中，张承志的性格变得既凶蛮又羞涩，既怯弱又自尊。



草 原

如果现在已经是总结的时候，那么应该说草原是我全部文学生涯的诱因和温床。甚至应该说，草原是养育了我一切特征的一种母亲。

——张承志

1948年出生的张承志，如同许多同龄人一样，中学毕业后就被上山下乡的大潮席卷。他插队的地方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草原，在那里，他度过了整整4年时间。

当1995年海南出版社为他出版文集时，他特意为中短篇小说卷选择了摄于这一时期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斜卧在茂密的草丛之中，身后是膘悍的骏马，远处是纵横驰骋的马群。虽然是黑白片，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草原夏日炽烈的阳光，空气中弥漫的草香、花香……他胸前斜倚着长长的套马竿，嘴角衔着一茎小草，年轻的脸上带着不经意的微笑……这似乎是充满浪漫气息的文人心中最合乎理想的草原生活，有着浩远的天空，茂密的草原，幽蓝的小花，膘悍的骏马，怡然自得的牧马人，远处也许还在传来悠扬的长调……

但生活毕竟是现实的，诗意与浪漫总是稍纵即逝，留给人们最多的永远是沉重与艰难。让我们再来看看这幅照片吧：

他的袍子上有着豁然破洞，马背上的鞍子也陈旧不



堪，阳光炽烈，他年轻的脸已经可以看出疲惫与劳累——

“那一年季节不显，我忘了劳动种类也忘了骑的是骆驼还是马。那是一个身心麻木得宁静的年头，那时沉重的劳动一天接一天地石碌碡般碾着自己。”

在沉重的劳动与变幻的时代大潮面前，他也有着时时的彷徨与脆弱，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岁月洗礼中，他开始了真正独立的思索。

“那一年就是这么个时刻，我们迁到山麓南缘，包北是我们著名的汗乌拉峰……我在有一天突然觉得该停一停——不去纵马，不忙碌包中，不醉酒，不贪睡。我恍惚中觉得应该靠着蒙古包那吱吱响的破毡壁，面对着草原静静坐一会儿……

那是我唯有的一次独自坐在广袤自然之中。

面前平坦舒展的还是看惯了的乃林高壁的碱草滩，升着一种白亮的气流。

背后永远逼近的还是大队命名的汗乌拉峰及其余脉，强加给我们至今的沉重。

我怅惘地坐了很久。四野久久地浸漫着我。

后来，我联想着一个潮字。我若思若梦地捕捉着这个字，看着南缘起伏的草海一道道一道道地向我送着信号。”⁽⁴⁾

张承志当时就产生了写作的冲动，他称其为涂抹。这种冲动一直延续下来，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将他送入了文学的殿堂。那时的他是坚强的，无论是陌如陷阱的大学或是以命夺食地留守草地，都压不垮年轻的他，因为他已经



进行了一次混乱的清理，选了一个满意的角色准备装扮，因为，汗乌拉草原的大潮，已经百年不遇地为他浮动了，虽然，当时的他还尚未察觉。

草原四年，成为他人生真正的起点。与众多同属知青的作家不同，张承志从未倾诉过那段生活的失落与哀伤，从来没有痛悔往事的叹惋，草原生涯，陶冶了他的人格和襟怀——

“因为‘命运’——这个词被许多朋友挂在嘴边并形容得那么可悲——把我那么深地送进了广阔的草原和朴实的牧民之间，使我得到了两种无价之宝：自由而酷烈的环境与‘人民’的养育。我庆幸自己在关键的青春期得到了这两样东西，我一点也不感到什么耽误，半点也不觉得后悔。”⁽⁵⁾

1971年，他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78年，为了不让别人因为自己是工农兵大学生而侧目，他竭尽全力考研。在考取翁独健先生的研究生后，他边读书边做论文边啃日语，每天一般都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目的是读完研究生后出国，完成一个正常的全部求学过程。完成这一切，他一共花了十五年。

就在这条向着学者生涯艰难迈进的路上，他并没有忘记草原带给他的精神启示，更没有忘却在那里度过的青春岁月。

“一九七〇年的春天，我正在东乌珠穆沁茫茫无边的大草原上，衣衫褴褛地和一伙肮脏的孩子在一起迎送我们的生涯。那就是我们的汗乌拉小学。可悲的油印的‘乡土教



材’，每人一把炒米和一小块砖茶，一头健壮的牛和一顶黑污的毡房，还有那快活嘹亮的童音齐唱的歌声。我一直认为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生活，也是我显示我这个人的能力最充分酣畅的一段历史。我一个人能同时教蒙文和汉文；能用蒙语给孩子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并使他们牢牢地被吸引在我身旁；我能听懂他们梦想欺骗我而使用的‘黑话’——一种只用单词第一音节再加上古怪的‘噓喂’后缀懂得隐语——并严厉地或温和地戳穿他们；我能带着他们种菜，干泥水活，拾羊毛卖钱，我一个人的嗓子可以成为他们全体那清脆稚嫩的齐唱的低音部。

那是自信吗？

不，我只是怀念，我只是怀念而已。”⁽⁶⁾

这份怀念是如此深切，以致在肩负沉重求学压力的同时，他拿起了笔，开始了漫漫而绮丽的文学之旅。

初涉文坛

1978年，张承志开始真正的文学创作，那一年，他整整30岁。对当代文学史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一年是中国新时期文学自文革废墟中蹒跚起步的一年，文坛中充斥着伤痕与眼泪。但张承志却从开始就显示出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他的写作，绝非为了阐述政治概念，而是为了内心喷薄欲出的激情的迸发，情感成为作品的灵魂。他的第一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虽然还没有什么深厚的蕴涵，但却有着可贵的灼人的激情，作为文学之旅的开端，



它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意味着，张承志的写作，一开始就是为自己，写作是为了澎湃激情的宣泄，而不是为了媚俗，从而奠定了他文学创作的基调。

张承志真正开始具有艺术韵味的作品，是《绿夜》。

《绿夜》的主旨其实并不新鲜——一个寻觅回忆的故事。故事中有三个层次，先是记忆中明净动人的美：

“明亮而浓郁的绿色令人目眩。左右前后，天地之间都是这绿的流动。它饱含着苦涩、亲切和捉摸不定的一股忧郁。这漫无际涯的绿色，一直远伸到天边淡蓝的地平线，从那儿静静地等着他、望着他，一点点地在他心里勾起滋味万千的回忆。”⁽⁷⁾

继之而来的是梦的迷蒙消退之后的痛苦与惆怅：

“生活露出平凡单调的骨架。草原褪尽了如梦的轻纱。就像肥嫩的手抓羊肉吃完以后，人们开始更心平气和地煮那些晒硬的肉干一样。穿上玫瑰红的尼龙衫又套上蓝布袍子的少女不会再是梳羊角辫的小奥云娜、小天使和欢乐的小河了……淋着细雨，踏着泥泞，她长高了，成熟了。小河、小溪、小泉奏出的明快儿歌已经逝而不返，浑浊的内陆河水正在干旱的大草原上无声地流。”⁽⁸⁾

最后，走出这种情绪，重新肯定回忆的价值。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在草原古老的、日出而作的秩序中，在那循环不已的低缓节奏中平静了，感悟了。他开始更深地理解了奥云娜……梦的破灭不是坏事，这使他他把献给梦的爱情投入现实，抓住生活中那瞬间的美。”⁽⁹⁾

在这部作品中，他在将情绪转化为色彩的尝试中较为



成功：他将浓重满载的情感变换为色彩，并将其凝聚成一个具有艺术蕴涵的结构。夜色浸润过的那种浓郁、苦涩，不乏忧郁的绿，柔化了情感的刚硬与浮躁，满篇这样动人心弦的绿，构成了不可思议的和谐。全部力量在这绿背后涌动，它们化作无数涌动着的绿的曲线，构成这个形体自身的节奏与旋律。

“他从暗夜中辨出一种均匀的色素，那是溶入夜色中的、七月青草的绿。浩森的暗绿中亮起一颗明亮的星，那是奥云娜为他举起的灯。那灯光也被染上了淡淡发绿的光晕，像是雾霭弥漫的拂晓湖面上跳跃着一簇荧光……绿夜，四季的精英，大地的柔情。这绿夜抚摸着，拥抱着他，安慰着他，使他不顾一切地朝前走。”⁽¹⁰⁾

《绿夜》的写作，缘于他别离草原十年后的重归，他将它称作一片从天而降的绿羽毛，《绿夜》使他找到了自己可能在文学中占据的位置，使他由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成为一个作家。

《绿夜》写于1981年9月，这一年是他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绿夜》之后，他紧接着创作了《黑骏马》。

《黑骏马》的基调还是选择了绿，那种梦境里的青绿迷蒙。他想通过这篇小说描写一些深深感动过他的平凡女性的人生，在结构上想使用古歌《钢嘎·哈拉》的结构，使每节歌词与小说内容相呼应并且控制后者的节奏。这种结构的努力实际上是不够成功的，因为古歌周而复始的旋律与小说的节奏并不协调，前者的重复反而成为情感抒发的束缚，因而，就整体的艺术表达而言，《黑骏马》其实远远